

第三十一回 美玉郎癡心談別恨 老夫人家宴感離懷

話說文卿見寶珠出來，滿面含羞，一言不發，就到靠窗椅上坐了，低下頭去。文卿到站著，候他坐定，才坐下來。兩人默默無言的坐了一會。文卿時常抬頭，看看他這副絕代花容，格外傷心，有萬語千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又挨了一會，還是文卿先開口，道：「你出去，千萬要保重。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聲氣就低了下去，不覺流下淚來。

寶珠也不理他。文卿要想說第二句，喉中如物噎住，再說不出來。淌了好些眼淚，立起身來道：「我一腔的心事。不知從何說起。歸總一句，你真坑死我了！」說罷，幾乎放出聲來。寶珠此時也就用帕子拭淚。文卿頓了一腳，又坐下來道：「我好恨呀！」長歎一聲，手托著腮，呆呆的不言語。紫雲又送一杯茶，輕身就進去了，文卿呷了一口，狠狠的將杯子放在桌上，道：「你也想想，教我怎麼不著急呢？我有一句話囑咐你，你去捉住那個海賊，替我將他千刀萬剮。我的言語，你聽見沒有？」問了幾遍，寶珠點點頭。

文卿道：「我知你貴人少語，也要明白個遇變通權，你一句不言語，就辜負我的心了。」又流下許多淚來。話沒說了幾句，工夫倒挨了好一會。文卿道：「時刻也不早了，你我談兩句，我是不能不走的。我的心，你知道麼？」寶珠搖搖頭。文卿道：「我不放心你……你知道麼？」寶珠點點頭。

文卿走到寶珠面前，一把扯出手來道：「怎麼不言語？真悶煞人，好歹都說出口。」寶珠見他扯著手，縮不轉來，又知書架裡有人窺伺，不好看相，有些著急道：「你要教我有什麼說的呢？」站起身，將手一摔。文卿在他手腕上狠捏一把，恨了一聲，二人從新坐下，相對無言。對面望一回，又流一回淚，已有三更多天。

夫人著金子進來說道：「太太請少爺早些安歇，明天大早，還要去閱兵呢。」文卿坐著，還是不動。金子站一站，只得回來。綠雲擰了一把手巾，裝了兩袋水煙。文卿絮絮叨叨，肉肉麻麻，好不話多，寶珠總不答。金子又來催促，到第三次，道：「請許少爺外邊坐罷。」

文卿無奈，歎了兩口氣，取出一隻翡翠鐲，套在寶珠手上，將寶珠的金釧自己戴了，道：「話短情長，神馳心碎，惟望勤勞王事，努力加餐。」話未說完，那眼淚不由的點點滴滴落將下來。寶珠起身，也是淚流不止。二人又對站了一會，文卿把心腸一硬，才轉身，寶珠不由的跟了幾步。文卿一步幾回頭，走了出去。寶珠倒嗚嗚咽咽，哭了起來。寶林等拉他進房，勸慰好半會，才住哭聲，還是暖聲歎氣的不樂。這裡文卿辭別夫人，回去不提。

第二日清早，會同李墨卿，帶了松筠、松勇到教場，神機營裡，早發下十萬大兵伺候，個個精勇。還有許多隨征將佐，各領本部軍前來參見。寶珠略看一看，但見旌旗齊整，盔甲鮮明，好不威武。寶珠選二十四個都統為飛虎大將，在帳前護衛，挑了五千精銳做親兵，號為飛虎軍，一色用虎皮軟甲，虎皮戰裙。命松勇領一萬大隊，為前部先鋒，墨卿也選了十將，三千精銳為帳前護衛，又點一千精勇，著松筠就帶。寶珠吩咐大軍在皇華亭安營，各營應聲如雷。

寶珠起身上馬，三個大炮，聲震天地。二十四名都統，前遮後擁，飛虎軍就隨到府門口來駐紮。寶珠回府，已有午後，就留墨卿吃了飯，談了一會，李公著人叫回去。寶珠將家裡賬房、門客、總管、各執事家人，以及各業管事，都叫來吩咐一番，挑了許多門客，帶去營中聽用。依仁再三要求隨營，寶珠不便推卻，只得應承。門上報道：「張山人來拜會。」寶珠忙迎接入廳，見了禮，分賓主而坐。張山人道：「恭喜世兄，簡命邀榮，英年得志，秉蠻邦之節鉞，領海上之湖山，正是水上風檣，皆成陣馬，軍中粉黛，亦是奇男，朝野具瞻，華夷仰望。」

寶珠聽罷，吃了一驚，故作不知，謙了幾句，道：「昨日就到老先生處請訓辭行，卻值公出。今天惠然肯來，必有以教我。」張山人道：「老朽鉛刀，百無一能，惟有望世兄奏凱還朝，名標麟閣耳。」寶珠道：「老先生休得太謙。」張山人隨在袖中取出一卷紙來，又不是畫稿，又不象條幅，一大卷不知什麼東西。寶珠道：「請教老先生，此是何物？」張山人道：「這是一幅地圖。老夫當日隨令叔祖征蠻，將他那邊地勢路徑，畫得明白，帶回來的。上面地理，一一分明，何處可以進取，何處可以藏兵，瞭如指掌，大可作個嚮導。今日送來，稍助方略。」

寶珠喜不自勝，展開來一看，見畫的明明白白，連地名都注的清楚，謝了又謝。略談兩句，也就告辭。寶珠直送上車，還稱謝不已。晚間是夫人、大小姐送行家宴，連松筠、松蕃都入座。又備了一席，在外賞賜松勇。寶林取酒在手，送到寶珠面前道：「兄弟，願你此去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說著，眼淚忍不住點點的滴在杯中。寶珠起身道：「多謝姐姐。」也是哽哽咽咽，說不出口來。接過酒杯飲乾，回敬寶林一杯酒道：「家裡全仰仗姐姐了，娘面前還求姐姐開導安慰，別教悶出事來。」寶林點頭，話兒答不出。

寶林又要送松筠的酒，松筠連忙住，松蕃過來，送了兩杯。夫人呆呆的流淚不言，就連寶林支持得住的人，也忍不住時常用帕子拭淚。勉強坐了一回，雖是八珍，也難下咽，酒落愁腸，一滴已醉，大家不歡而散。寶珠回房，姨娘進來談了一會，道：「人多的時候，我也不敢同你多講話，你究竟是我親生的，我放得下心嗎？凡事都要小心。你若是個男人，我也不愁了。」叮嚀半夜才去，又淌了多少眼淚。

第三日一早，將箱籠物件下船，著松勇同些隨征門客，先去張家灣船上伺候。松勇進內叩辭，夫人千叮萬囑，托他照應寶珠，松勇叩頭領命。正在忙亂，門上慌慌張張的進來稟道：「聖旨下。」寶珠換了公服，出廳排齊香案，行九叩禮，天使開讀聖旨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咨爾松俊，少年投筆，壯志從戎。勝終軍之請纓，比班超而有志。足備干城之選，堪膺心腹之資。作朝廷之股肱，領海洋之節鉞。草木一戰荒涼外，星斗皆寒貌猶隱。昏黑之天，關河隔斷。男兒心存報國，奮跡雲霄；丈夫志在封侯，立功沙漠。高宗遼方之克，不憚三年；黃帝涿鹿之征，曾經百戰。功名蓋世，周元老之奇勛，先聲奪人，漢嫖姚之大捷。看渠魁之束手，警小丑之跳樑。天上麒麟，自然有種；雪中螻蟻，又豈能逃？此時遵海而南，精忠報國，異日凌煙之上，繪像標名。果立不世之勛，自有酬庸之典。賜爾上方寶劍，助爾虜功。頒來御制新詩，壯卿行色。爾其欽哉！

校衛羽書飛瀚海，平明吹笛大軍行。

一身轉戰三千里，指日蒼生頌太平。

虜騎聞之應膽懾，指揮若定失肅曹。

鐵衣遠戍辛勤久，朕與先生解戰袍。

寶珠謝恩畢，與天使相見，就將上方劍，供在香案上。天使道：「老先生此去，主子很不放心，奏凱回來，封侯有日。」寶珠道：「全仗聖天子威靈。」天使道：「主子傳旨，王公大臣，九卿六部，以及翰詹科道文武百官，都在皇華亭候送，莊敬王、宣政王代主子把盞。」寶珠道：「天主隆恩，粉身難報。」

天使坐了一刻，起身別去，寶珠直送上馬。進來，見銀屏已在夫人房中，高談闊論，笑道：「妹妹來了，我竟不知道。」銀屏笑盈盈的道：「特來給帥爺叩喜的。」寶珠道：「不敢當，我還沒有到乾娘面前稟辭。聖命在身，限期又迫，請妹妹致意罷。」銀屏道：「不敢勞尊，咫尺得勝還朝，娘說還要來吃喜酒呢。」寶珠謝了，陪著坐談一會。銀屏道：「請自便。」寶珠回房，飯後墨卿來問明日起行時刻，寶珠約定五更辭朝，辰初起馬。墨卿別去。寶珠就打發紫雲、綠雲先走，在船伺候。因明日有百官相送，不好意思同行，點了五百飛虎兵護衛，又帶了八名僕婦。

紫雲、綠雲叩辭夫人、大小姐，不免有一番感慨。紅玉、金子、彩雲、彩霞，一直相送上車才回來。寶珠坐在房裡，有些孤淒，寶林、銀屏進來陪他閒活。寶珠見銀屏在此，心裡一想，對寶林道：「姐姐，你頭上戴的這支鶴頂紅，借把我罷。」寶林道：「你要他有何用處？」寶珠垂淚道：「姐姐，我此去吉凶未卜，如果到那無可如何的地步，女孩兒家有甚別的商量？這個就作妹子的終局了。」寶林毅然道：「好！妹妹有志氣，應當如此！」就在頭上拔下來道：「拿去。」

寶珠接了，收在袖內，姊妹相抱，痛哭一場。銀屏再三勸慰，心裡頗為歎服，倒陪了多少眼淚。忽報李公到來，寶珠出來相見，談談說說，李公指點這件，關切那件，直到吃了晚飯才去。晚間，母女三人，說個不了，說個不休。又將松筠叫來，叮囑道：「軍中非比家中，凡事當聽哥哥號令而行，小心在意，毋自取辱。」松筠唯唯答應。寶林因紫雲已去，就同銀屏進內房，陪他同睡，談了半夜。

略睡一刻，五更起身。外邊上下人等，這一夜皆沒有睡。寶珠淨面漱口，吃過點心，李公父子二人早到。寶珠見過舅舅，穿上公服，同墨卿去辭朝。李公也起身道：「我們城外見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何敢勞動舅舅？」李公笑道：「好說，這是聖命，何敢不遵？」寶珠、墨卿辭過朝，順至李府走了一趟，趕忙回家，不敢耽擱，換了衣妝，見母親、姐姐、姨娘，叩過頭。墨卿也拜別姑母。

此時寶林並不迴避。墨卿對他深深一揖，寶林福了一福，二人對面，四目傳情，暗中會意，也覺淒然。松筠辭過眾人，松蓄上來叩送哥哥，放聲大哭。寶林趕緊喝住，吩咐丫環攆他出去：只見彩霞手裡托個盤子，到寶珠面前，雙膝跪下道：「恭喜少爺此去，海洋令肅，島嶼風清，捷報紅旗，名標青史。我家小姐費心，征衣寶劍，請少爺帶去，稍助膚功。」

寶珠見是一把寶劍，兩件元色緞窄袖小襖，謝道：「多承姐姐費心。」說著，雙手扶起彩霞道：「彩姐姐何須多禮。」寶林道：「你兄弟們一人一件，穿在貼身，自有好處。」松筠也謝了。此時自有八名書童，取了出去，交與親隨跟班收了。寶珠挨了一挨，對夫人、寶林道：「娘同姐姐保重，我去了！」夫人一手扯著寶珠，一手扯住松筠，老人家哭不出眼淚來，張著嘴，只是噎噎的，一句話說不出口。又推開松筠，扯過墨卿來，點了點頭。

此刻滿堂的人，一個個無言相對。寶珠心裡，更慘不可言，硬著心腸，灑脫了手就走。回頭對寶林道：「姐姐，娘——」說了三個字，底下也說不出來，低著頭，匆匆的出去。墨卿、松筠，也一哄隨了出去。夫人心如刀割，淚如泉湧，見他們出去，跌跌趕上幾步。寶林忙上前扶住，扯進房來。夫人痛哭不住，寶林也忍不住傷起心來。銀屏、金子等，再三勸慰，才略住了些，還是有淚無聲而泣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